

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汉字文化的育人路径探析

陆正取，范海艳

摘要：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音义的独特结构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基因与价值意蕴。当前，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存在目标功利化、方式浅表化、情境虚拟化等问题，导致学生的文化体验、情感体验缺失。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应深入剖析汉字的文化基因与育人价值，通过深耕教材的文化内容、项目化拓展、浸润式场域建构等策略，将识字过程转化为文化体验与思维训练的过程，实现语言技能培养、文化浸润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为落实文化育人目标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支撑。

关键词：小学语文；识字教学；文化浸润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跨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成为各民族沟通交流、传承文化的重要工具。^[1]这一特点让汉字成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系统，不仅是中华文化遗产的载体，而且是文化想象的符号表征、思维载体与意义系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它通过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民族精神的文化群体。汉字具有形音义统一、图文并茂、意象丰

富等特性，极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情感共鸣，引导他们在感悟文化之美中厚植家国情怀。然而，在当前的小学语文课堂上，汉字文化教学碎片化、形式化趋势明显，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文化认同。又因缺乏贴近学生生活的实践载体与文化支撑，容易陷入说教式的表达困境。

深度融合汉字文化与语文教学，需要打破传统学科教学的局限，在课堂内外建构贯通知识、情理

基金项目：202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社会组织项目“数智赋能义务教育小班化精准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2025SZ41）；2025年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家校协同专业委员会课题“家校社协同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研究”（JXXTYB2504）。

作者简介：陆正取，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重庆市两江新区鸿恩实验学校语文教师，高级教师（重庆 400700）；范海艳，重庆市两江新区新村实验小学语文教师（重庆 400023）。

交融的育人体系，在小学识字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赋能，回应核心素养导向下文化理解与传承的关键任务，这对于塑造新时代青少年的文化品格、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价值。

一、汉字的文化内涵：形义背后的精神密码

作为中华文化独特的符号系统，汉字不仅是语言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具有精美的构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2]每个汉字都是承载文化的信息库，汉字的字形、字义和构造逻辑蕴含着对自然万物、人伦秩序和社会价值的认知与表达，是传承民族精神、激发家国情感的重要媒介。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应通过追溯字源、解析构形逻辑，激活学生的文化理解，实现形义结合的深度学习，引导学生在识字中“识人、识理、识德”。

（一）追溯字源：解码文化基因

文字者，文化之本也。汉字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汉字就是活的文明。^[3]唐代张怀瓘《书断·序》云：“昔庖羲氏画卦以立象，轩辕氏造字以设教”，明确把文字作为教化的工具。^[4]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自甲骨文诞生以来，汉字便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与人伦关系的认知体系，逐渐内化为蕴含价值判断的符号体系，成为规范行为准则、传递精神理念的价值符号。

以“忠”“孝”二字为例，“忠”由“中”和“心”组成，寓意将对国家的真诚情感置于中心位置，体现了忠诚的本质。《左传·僖公九年》记载的“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5]，更凸显了其公正立场的追求；“孝”字上为“老”字头，下为“子”，强调长幼有序、尊亲敬长的伦理规

范。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构字分析，理解字中蕴含的伦理精神，让识字过程成为价值启蒙的过程。又如，《说文解字》关于“国，邦也。”^{[6]129}的释义，繁体字“國”通过“口”（疆域）包裹“或”（含人口、土地、武装之意），映射了古代“领土—人民—主权”三位一体的国家认知；而“家”字是“宀”（屋宇）与“豕”（畜产）的组合，凝聚着农耕文明的意象。“家”与“国”印证了在“家国同构”思维下，由孝悌伦理向治国理念的升华。这些汉字沉淀着关于古代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文化内涵，是学生理解“何以为家国”的重要依据。又如“义”（義）字，由“羊”与“我”组成，传递了古人以礼让、奉献为“义”的价值追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追溯字源、辨析构形，让学生了解文字的衍变规律，深刻体会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和行为规范，让识字教学超越单纯的语用训练，成为文化认同和精神塑造的过程。

（二）追踪演变：探寻文明轨迹

“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6]314}“孳乳”一词形象地揭示了汉字独特的媒介性：它仿佛具有生命力，在繁殖与衍生中滋养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变迁。^[7]追溯汉字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其构造逻辑，而且能引导他们在字形演变中感知民族精神的成长脉络。

以“民”字为例，甲骨文时期的“民”形似“被刺之眼”（𠄎），象征着早期民众的弱势属性；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民”字的构形逐渐演进，其含义也转向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映射了“民本思想”的历史性嬗变。这种字形和意义的联动变迁，为学生理解历史情境提供了直观窗口，强化了他们对汉字发展脉络的感知能力。再看“商”字，从早期的占卜象征（𠄎），到金文中融入“贝”形（𠄎），再到如今“商业”“商量”“商

务”的丰富内涵，其演变轨迹清晰展现了中华民族从农耕文明迈向交流互市的文明图景。教师引导学生探寻汉字的演变轨迹，能让他们感知汉字的发展历程，体会“一字一历史”的深刻内涵，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感知，是识字教学实现文化育人的有效路径。

（三）解读意象：建构文化记忆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原型符号系统，通过“形义互渗”的意象建构机制，激活集体潜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形成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场域。以“江”“河”等字为例，甲骨文“水”（氵）部字群，以波浪曲线勾勒水流形态；在《尚书·禹贡》关于“九河既道”的记载中，更转化为地理空间中家国疆域的政治隐喻，并将地域空间推演到江山社稷的政治伦理符号。在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关注汉字“水”部的形体特征，能让他们体会到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顺应自然的宇宙观。

再以“男”字的构形为例，从田，从力，这一形体构成明确界定出农耕社会中男性的劳动属性与责任担当，体现了古人的认知逻辑。而“道”（辵）字由“首”（头脑思考）+“辵”（行走路径）组成，蕴含着“知行合一”的思想观念。教师引导学生“从形看义”，沿着“形—义—价值”的递进层级，让学生在识记汉字的过程中理解民族文化，增进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

（四）联动图文：激活思维优势

作为兼具形象性与内涵性的文化符号，汉字是衔接认知与情感、沟通语言与思想的桥梁。其“以形载义”的构造特点，便于学生识记，能够激发联想与想象。汉字是语文教学中天然的文化资源，与以字母为载体、侧重语音的表音文字不同，汉字兼具象形性、会意性与形声性，形成了以形为本、形声兼备的独特体系。以“信”字为例，由“人+

言”构成，表示人与人之间言语诚信的契约关系，还传递了“以诚立人”的深层理念。在教学中，教师先展示“人+言”的构字图片，引导学生观察分析，进而分享“一诺千金”“曾子杀猪”等诚信故事，将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画面。又如，“德”字，由“彳（行走）+直+心”构成，意指在行为中坚守正直之心，体现“德行一致”的核心理念。这些汉字的字形本身就是价值观的视觉表达，适合通过情境式、故事化教学融入小学语文课堂。

此外，中国书法作为汉字的艺术，就是以“大象无形”之“象”传达“无尽之意”，在汉字的构形与笔法、气韵乃至灵韵之中，最根本的要素还在于“象”的精神。^[8]书法作为汉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是书写技巧的展现，而且是精神的陶冶与人格的养成。在教学中引入书法元素，如欣赏基本笔画的美感、临摹简单书体，能有效提升学生对汉字形态之美的鉴赏能力。从颜真卿的正直端方到王羲之的倜傥俊美，书法不再是技巧，而是品格的映照。将书写训练与价值教育融合，让学生在写好一笔一画的过程中涵养品格，是汉字教学的有效路径。

二、识字教学的现实困境：文化传承与情感培育的双重缺失

当前，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与文化传承、情感培育呈现出“割裂”状态。一方面，受工具理性影响，汉字学习往往被简化为笔画、读音、字义等机械记忆，汉字背后的文化意蕴被遮蔽；另一方面，教学内容趋于碎片化，汉字文化信息零散分布，缺乏系统引导，学生难以理解其背后的历史源流与价值意蕴。这不仅削弱了识字与文化的内在联结，而且使文化育人缺乏情感根基与实践依托，难以形成

“识字—文化—价值”的完整学习路径。

（一）忽视语境统整，割裂汉字系统性

识字教学理应强调整体性，注重汉字在词语、句子乃至语篇中的有机联系。然而，当前的教学中依旧存在将汉字视为孤立符号的倾向，教学目标局限于对单字的音、形、义进行机械掌握，忽视其在教材语境中的系统关联以及功能实现，致使学生的识字过程碎片化，难以形成结构化认知。

以一年级上册《日月明》一课中的“木”“林”二字为例，若教学仅分别讲解“木”的笔画和“林”的结构，而不将其置于“树木”“森林”“独木不成林”等教材内外语境中，没有引导学生体会“木”作为基本义在合体字与复合词中的传承，学生则无法理解汉字的发展规律，若进一步关联“木”字旁的字群（如树、枝、棵），教师便可在语境中进行系统识字教学，促使学生实现从“识一字”到“通一类”的思维提升。脱离语境的教学，容易削弱汉字内在的系统性与文化逻辑。

（二）文化融入生硬，语境创设表层化

在识字教学中，情境创设虽受到重视，但常停留在词语罗列或多媒体展示层面，未能紧扣汉字的本义及其在典型语境中的运用规律，导致文化内容的植入显得生硬、脱节，学生体验不深刻、理解不透彻。

例如，二年级上册《我是什么》一文中涉及“江、河、海”等字，词语如“长江、河水、海洋”已提供基础语境。若教学仅让学生认读词语，而不设计如“看图找水名”“说说家乡的水”等活动任务，没有引导学生理解“水”部字大多与水域相关、且大小形态有别等内容，那么汉字的文化内涵——如“江”之大、“河”之长、“海”之广，便难以被主动建构。又如，教学“友”字，若仅出示“朋友、友好”等词，却不结合“和同学一起做

游戏”等真实互动情境，学生便难以体悟“两手相交”字形背后所蕴含的协作、互助的人际价值观。

（三）脱离真实语用，文化认同虚泛化

汉字的文化生命根植于真实的生活运用与社会交往。当前识字教学中的情境设计，有时过于依赖虚构情境或脱离学生经验的素材，与教材文本、生活实际及社会语言实践联系较少，导致汉字的文化意蕴难以转化为学生的情感认同。

以一年级下册《春夏秋冬》一课中的“春”“秋”二字为例，如果教师仅用图片展示季节景象，或简单组词“春天、秋季”，而未引导学生联系课文语句“春风吹”“秋霜降”，也未开展“我眼中的春天/秋天”说话练习，那么汉字所承载的农耕文明对自然时序的敬畏、对生命周期的感知便无法触动学生的心灵。同样，在教学“请”字时，教师如果只解释为“请求”，而不结合日常交际场景如“请坐”“请问”，也不设计“用‘请’字说一句礼貌的话”的语用训练，学生便难以将字形中的“言”字旁与言语礼仪的社会功能相联系，文化教育易流于空洞说教。

三、融合育人的实践路径：字理、实践、场域协同

汉字不仅是语言的载体，而且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和谐、象形与意蕴的深层追求。其结构之美、音韵之美、意义之美相互交融，为识字教学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学习汉字的过程理应成为学生感受文化之美、理解民族精神的过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要求，引导学生“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及作品的独特价值，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智慧，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

信。”^{[9]6}在“识字与写字”部分特别强调，要让学生“感受汉字的构字组词特点，体会汉字蕴含的智慧”^{[9]11}，实现语言训练与文化理解的深度融合。

（一）深挖教材中的文化资源，探寻识字教学规律

教材既是教学的核心依据，也是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识字教学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文化资源，让学生在识字过程中体悟文化、涵养品格。当前识字教学存在机械记忆的问题，根源在于缺乏文化逻辑的贯通。因此，教师需要从多角度挖掘汉字的构字逻辑与文化内涵，将识字从工具层面提升为文化体验，回应文化理解与传承的核心素养要求。

针对统编教科书中的典型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以及文化内涵丰富的形声字，可适度开展字理分析。例如，一年级上册的《日月山川》一课，在教学“明”字时，教师可先复习“日”和“月”，提问“太阳和月亮能够带来什么？”（答案为光明），再展示“明”的甲骨文，向学生讲解：“古人将‘日’和‘月’组合在一起，用以表示光线充足、明亮之意，这便是‘明’字的由来。”随后引导学生组词，如光明、明亮、明天，并描述“明亮的教室”“明亮的眼睛”带来的感受。教师通过揭示“日月为明”的造字智慧，让学生懂得汉字不再是毫无规律的笔画组合，而是蕴含逻辑与故事的文化结晶。

同时，要转变孤立识字的教学模式，教师应依据汉字的系统性及统编教科书的编排逻辑，建构主题归类的识字教学路径。例如，二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五》中的“识字加油站”围绕“交通工具”主题，汇聚了“轿、救、摩、托、防、渔、货、科、考、察”等汉字。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形声字规律来归类识记，如“轿、轮”属于“车”

部，“渔”属于“水”部，“科、考”与知识探究相关。还可以设计微型探究任务：“这些词语所涉及的交通工具，哪些是古代的？哪些是现代的？这反映了什么变化？”引导学生感知从人力（轿）、风力（帆）到机械力（摩托、轮船）的交通发展历程，体会科技进步对生活的影响。此外，组织“我是交通解说员”活动，让学生介绍熟悉的交通工具，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巩固识字效果，建立汉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识字教学结合生活经验，能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汉字文化意蕴的理解与认同。例如，学习“家”字后，开展“汉字·我家”主题活动：讲解“家”的构形，其上为“宀”（代表房屋），下为“豕”（代表猪）。在古代农业社会，屋内有猪象征着安居乐业、生活稳定，这便是“家”的初始含义。教师再启发学生思考：“你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让学生绘制“我家的幸福地图”，并为图中场景、物品标注汉字，让抽象的汉字与个人生活紧密联系。

（二）拓宽项目化实践路径，深化汉字学习的探究性

识字教学是语文学科的核心目标，也是贴合低年级学生认知特点的重要教学内容。学科项目化学习是从某一个学科切入，聚焦关键的学科知识和能力，用驱动性问题指向这些知识和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生活、学科与人际关系的联系与拓展，用项目成果呈现对知识的创造性运用和深度理解。^[10]这种学习方式注重问题导向与协作探究，恰好契合汉字文化教学的整体性与探究性，能通过生活化的实践活动，建构学用结合的识字模式，深化汉字学习的探究性。

以汉字作为文化线索，能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使识字不再是孤立的技能训练。例如，在二年级学生学习了“衤”（“衣”字旁）之后，可以设

计“‘衣’字旁家族探秘”微型项目。任务一是生活发现：课前教师引导学生在衣物、衣柜以及商场标识上寻找带有“衤”部的汉字（如衫、裤、袜、被、初）并记录。任务二是课堂归因：课堂上组织学生分组汇报，将所找到的汉字张贴在黑板上，探寻“带‘衤’字旁的汉字多与衣物、纺织相关”的规律。教师适时讲解“衣”字作为偏旁的形变，结合《说文解字》中“上曰衣，下曰裳”^{[6]170}的释义，辨析“衣”与“裳”的古义。任务三是文化拓展：展示汉服图片，引导学生识别“襟”“袖”“裙”等部件，并探讨“为何‘初’字是‘衤’加‘刀’”（用刀裁衣是制衣的开端，因此“初”具有开始之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识字、文化考证与审美创造自然融合，加深了学习的深度，提升了趣味性。

实施“生活汉字”长期记录计划，教师应鼓励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让其成为“汉字发现者”。例如，在学习“信”字时，学生理解了“人言为信”的构字理念后，教师可启动“诚信之光”发现行动。为学生配备“汉字发现本”，记录生活中所见到的诚信标语、诚信故事以及亲身经历的诚信事件；每月举办“诚信故事分享会”，让学生交流记录内容。这种实践活动将抽象的品德教育转化为基于汉字理解的具体行为，使文化认同在实践中扎根。

结合传统节日开展主题学习，能让汉字文化更具感染力。春节前夕，开展“春联里的汉字”活动：收集春联，认识“福、寿、春、吉”等吉祥汉字；探究“福”字“示”字旁与祭祀祈福的关联；动手写“福”字、剪“春”字。中秋节期间，围绕“月”字旁和“团圆”的喻义，开展相关活动：“‘月’字飞花令”（说出带有“月”的诗句或词语）、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绘制家庭团圆图并配以文字说明。将识字教学与传统节日习俗、诗词

积累、手工创作深度融合，让汉字文化在特定的文化时空中变得可感可触、亲切可近。

（三）打造沉浸式文化场域，拓展校园文化育人空间

作为扎根生活的文化符号，汉字的生命力恰恰隐藏在日常的运用与感知中。只有将教材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学习的价值才能真正凸显，让语文课堂不止步于课内的积累，要向课外延伸，融语文学习、生活、运用为一体，最终形成课内和课外的合力。通过将抽象的汉字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体验，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深化对汉字文化的认同，真正实现识字与做人、处事的有机统一。

在教室固定区域设立“汉字文化角”，作为动态更新的文化展示区，内容可涵盖多个方面：“本周字谜”（谜面与近期所学汉字紧密关联）、“我的姓氏故事”（由学生依次介绍自身姓氏的起源、历史名人或家族故事）、“有趣的形声字”（学生展示自己所发现的形声字，如“清、请、情、晴”并予以讲解）、“汉字演变小画报”（学生绘制“车、马、日、水”等字的甲骨文、小篆、楷书演变图）。利用教室后墙或走廊，张贴“汉字长城”贴纸，按照偏旁或主题展示常用汉字。此类环境创设成本低廉、参与度较高，其本身就是生动的学习过程。

将汉字文化融入学校常规教育活动，形成固定传统。例如，“课前三分钟汉字秀”活动，可以每日安排一位学生分享一个汉字的故事；“汉字英雄”擂台赛活动，结合读书节或语文活动月开展，设置“偏旁开花”“字词接龙”“成语典故知多少”等兼具知识性与竞技性的活动；“校园汉字寻宝”活动，可以在校园的标语、指示牌、植物介绍牌中隐藏任务，引导学生寻找特定偏旁的汉字，或理解特定词

语在校园语境中的含义。

打通家校社文化体验通道，鼓励学生将校内对汉字的热情延伸至家庭与社区。布置“家庭汉字日”活动。学生与父母共读一本汉字故事绘本，一起查找家庭成员姓氏的由来。鼓励学生在社区活动中担任“小小汉字宣传员”，协助社区出示通知时选用规范美观的汉字，向邻里解释宣传栏上的生僻字等。通过家校社协同，汉字文化学习从课堂拓展至生活，形成育人合力。

依托数字化工具，搭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汉字文化传播平台，让识字教学突破时空限制。例如，开发班级汉字文化小程序，设置“每日一字”“汉字闯关”“文化问答”等板块，学生上传自己绘制的汉字演变图、分享家庭识字故事，教师则有针对性地推送字理解析小视频，让碎片化的线上时间成为文化积累的延伸。线下同步开展“汉字文化市集”活动，学生分组展示项目化学习成果，如“包字家族手账”“春联创作集”，通过轮流讲解、互动游戏等形式，在同伴交流中深化文化理解。

这种线上线下协同的模式，既顺应了数字化时代的学习特点，又弥补了传统教学的时空局限，让汉字文化的浸润更具灵活性与趣味性。当学生在课堂上解码字理、在生活中运用汉字、在网络中分享感悟时，识字便真正成为贯穿课内课外、联结知识与生活的文化实践，让文化传承在潜移默化中落地生根，为核心素养的全面培育注入持久动力。

汉字不仅承载语言信息，而且传承民族文化，寄寓家国情怀。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必须超越单纯的工具性训练，成为引导学生理解文化、感受情感、培育价值的重要途径。从教材文化的深度挖掘，到

项目化实践的趣味拓展，再到校园、家庭、社区协同的浸润式场域建构，唯有建构起字里行间皆有精神温度的育人体系，才能让学生在识汉字、懂汉字、用汉字的过程中读懂中国、感知自我、面向未来，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人格养成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王富军. 文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5(2): 2.
- [2] 罗祎, 杨霞. 在识字教学中渗透汉字文化内涵的策略研究 [J]. 小学语文, 2023(3): 36.
- [3] 梁春莲. 汉字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与融入: 评《汉字文化教育与课程开发体系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8): 65.
- [4] 刘晶晶, 刘葳蕤. 语文识字教学中的文化想象及能力培养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2(5): 48.
- [5] 刘勋.《左传》全文通识读本: 第二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3: 563.
- [6] 许慎. 说文解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7] 孙藜, 罗喆. 图像性汉字与中国文明史的空间动力学猜想: 与媒介环境学派的“李约瑟问题”对话 [J]. 现代出版, 2024(12): 28.
- [8] 骆冬青. 象形、象意与表意: 论汉字审美符号的存在方式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144.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10] 夏雪梅. 在学科中进行项目化学习: 学生视角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9(2): 84.

(责任编辑: 付惠云)